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韓文公集卷之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三

宋

太宗皇帝

紀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

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堦宇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契丹寇府州永安節度使折御卿擊敗之

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_{党項別種舊作勒浪今改正}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邀擊敗之于子河_{在蔚州府谷縣境}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邀擊敗之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

及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_{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

呂蒙正夾袋冊子正史不載而朱子名臣言行錄采之然必秉公正之心絕偏私之見然後能行之無弊否則夾袋之人才羅為私門之徒李始則市恩邀譽

呂蒙正夾袋冊子正史不載而朱子名臣言行錄采之然必秉公正之心絕偏私之見然後能行之無弊否則夾袋之人才羅為私門之徒李始則市恩邀譽

且立黨分門宋明末造
坐此病

子河漢之敗契丹深耻之
故不久即攻府州以圖報
復雄州逼近遼境鈔掠易
經其引騎夜襲營不盡由
於因謀洩也承矩揭旋
諭州民亦以地當邊鄙
民易驚惶宣國威以抑敵
勢不得謂之輕脫且寇未
至能防既至能拒近戰能
勝尤為守禦有方更不得
謂之失體如是而予以罷
下復何以勵守臣甚矣太
宗賞罰之件也

置我何地語與唐宣宗
為閭人相類太宗英明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
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
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泊溥涉經史善持論為翰
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才達與準同列
官屬甚恭謹每為準規畫準心伏以兄事之極為其才達與準同列
奉之愈謹政事一決于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契丹寇雄州何承矩禦卻之

承矩條子河汭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謀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引數千騎抵城
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敗走帝聞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守禦
體罷之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后疾甚遷于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諡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
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為

六月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

繼遷遣押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園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
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乃以浦為鄭
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已而繼遷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

東南
府靈州

秋八月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恆大赦

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

素著不應若此且因宮中相慶易愠為喜復召準飲盡醉尤為輕率此事諒非太宗實錄或當時因德昭廷美之不得其死得官家御說以污峨之耳

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為西州招安使

十二月契丹寇府州折御卿禦之卒于軍契丹韓德威謀知御卿有疾遂率眾攻府州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遼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于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丙二年春二月以太祖孫惟吉字國祥德昭長子為閬州觀察使

太祖崩時惟吉裁六歲帝即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午膳也周禮疏王朝食日中食夕食為三時食中食義益本此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

王埒

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

初帝令洛苑使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

亦曰溥樂河在寧夏府靈州南北流入黃河

守榮眾潰運餉盡為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瑛

字輪光彬之子

自河西還言繼遷眾萬餘方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為繼遷所得遂頓兵不出

此宋史原文言表為繼遷所獲

續綱目刪去上表二字改下二句作使為繼遷所得則煩兵不去矣似慮靈州為繼遷所得者與史不合今改正

呂端請發兵出麟府廊延環慶三道

呂端請發兵出麟府廊延環慶三道

其大事不糊塗不獨福算
即位時不動聲色而定大
計於頃刻也太宗於此故
不愧知人之哲也

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在靈州東南趙詢曰鹽夏清遠無水
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人出慶范廷召冀州人

出延王超趙州人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

秋七月以陳靖字道卿興化莆田人為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

帝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天臣兼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
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田均稅量田授人約井田之制為定
法頒行天下乃詔靖為勸農使皇甫選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陳恕亦以為不可遂出靖
知婺州而罷其法

寇準免

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
判馮拯上疏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
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
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
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于帝前帝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

知鄧州

以丁惟清知西涼府宋初以涼州為西涼府後沒于夏

涼州久不內屬唐廣德初州陷吐蕃咸通中收復旋即荒廢後唐長興四年留後孫超遣使求旌節詔拜超節度使至後周顯德中復絕于中國至是請帥從
之

八月李繼隆副將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鹽池也在寧夏府靈州東南元和志擊敗之繼隆不見虜而還

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字周叔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注見前直趨

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

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虜銳甚超持

重不進其子德用字元翰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

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小數十戰雖頗克捷

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

九月秦晉諸州地震

大有年

丁酉三年春正月張洎罷

洎性險詖巧于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為學士帝曰此唐弊政朕安

可踵覆轍卿言過矣洎慚而退至是以病罷尋卒

葬孝章皇后葬永昌陵北

自后崩至是踰三年而始克葬

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荆湖南北兩浙福建川峽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

使

三月帝崩太子恒即位

是為真宗

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至道二年參知政事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夏四月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五月李昌齡有罪貶忠武軍見前行軍司馬

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昌齡為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

潯州唐置今為府屬廣西

立郭氏守文之女為皇后

六月追復涪王廷美為秦王復封兄元佐為楚王

錢若水請罷許之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又曰蒙正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為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字子明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冬十月葬永熙陵

在河南府鞏縣永昌陵西

史臣曰太宗沈謀英斷勤儉自勵閭閻農事考成效慎刑獄納諫諍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浹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議焉

十二月追尊母李氏真定人為皇太后

帝生母也太宗時封夫人尋薨帝即位追封賢妃又進上尊號諡曰元德

李繼遷請降以為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

繼遷表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靜州五代時以唐州米脂縣與之張浦亦遣還

在今綏德州米脂縣

真宗皇帝

戊戌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

彗出營室注見前北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邪詔求直言避殿減膳

時田錫自前知集賢院出知泰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乃時事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納之

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之言也

五月戊午朔日食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呂端李至罷

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廷陞峻

特令梓人為納陞至是以疾罷至亦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使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字汝礪京兆鄠人宋湜字持正長安人為樞密副使

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自負常為帝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

近之矣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

梅詢字昌言宣城人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奸邪難辨耳

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奸邪是也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

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侍

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撓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劉美人

即劉后也

二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
轉運副使朱台符字拱正眉州眉山入上疏言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

之選以惠民帝優詔覆答之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諡武惠

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

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璋字寶彬

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彬在朝

子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彬在朝

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

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悉免租稅

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

讀講學士始此

詔呂文仲楊徽之夏侯嶠

字峻極濟州鉅野人

為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設直廬于秘閣更直召對

詢訪或至中夕

尋詔與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

義疏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舒雅字子正宣城人孫奭字宗古博平人

九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月契丹入寇都部署康保裔

河南洛陽人

與戰于瀛州死之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于大名

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眾情危懼守將楊延朗

子業之

集眾登陴固守會大寒

汲水灌城上旦悉為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時真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

水人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遣使督潛出

兵會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怵怯乃不如一姬鈐轄張昭允

字仲孚衛州人

又屢勸之潛不得已

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復求援于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于

瀛州會暮約詰旦合戰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

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眾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歿焉

續綱目范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遂戰歿考宋史康保裔傳潛

范廷召傳俱無廷召于瀛州潛遁事可知今依宋史改解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十二月帝親

禦之以李沆為東京留守命王超等督先鋒示以戰圖遂次大名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侍中

錄其二子一孫又聞諸將告急于潛潛不遣兵而有功者抑不以聞帝命王繼英

祥符人即軍中

召潛還以高瓊

燕代人代之羣臣請誅潛詔削官長流房州

換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范廷召追敗之

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廷召等追敗之于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

傳潛總握重兵畏懦不進聞諸戰則說言相詬其玩誤之罪已浮于孫全興之擁兵自固及廷召忿詬始付以一旅而於應援舍勒端部署概置不問坐致折將債軍其失律更無可道乃全興尚伏司敗之誅而於潛曲貸戰社之典何以彰必罰而肅軍政耶

益州戍兵作亂推王均為首都巡檢使劉紹榮死之均遂陷漢州詔以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將兵討之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眾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

給費兵馬鈐轄符昭壽子卿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正月朔旦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遂殺

昭壽是日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寬徐州人彭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

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眾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搆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

虜歸朝豈能與爾為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盍自

往招安之叛卒見均至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鎰為謀主已而均率眾攻

陷漢州進寇綿州不克直趨劍州為知州李士衡字天鈞秦州人所敗還保益州帝將發大名奏至

即日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太原人李守倫並為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

之上官正李繼昌字世長上黨人等皆隸焉知蜀州楊懷忠聞均作亂即調卿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入益州焚城北門與賊戰不敵而退復檄嘉眉七州合兵

再進軍于州南十五里雞鳴原以俟王師

帝至自大名

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字濟川深州饒陽人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

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

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

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闕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

畧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

張齊賢以河決為患意在多集工夫王濟以調發勞民意在減省力役各執一偏而皆未得其要不知微派國滋擾閭閻若量給口食使工作有資則窮黎未不可藉以餬口儻修防

不豫或有蛾潰之虞所傷
奚啻負捷執鋪之痒為彼
時計但當量以幹吏趕日
竣工不此之務而但於多
寡之間斷斷爭辯可謂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矣

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
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二月以周瑩藏州景城人王繼英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

初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三月戊寅朔日食

夏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諡正惠

端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及疾篤帝親視之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贈司空

六月以向敏中為兩河宣撫大使

以大兵之後特命重臣巡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

冬十月雷有終復益州王均走死

先是有終等至益州為賊所敗時都巡檢使張思鈞已復漢州有終等進壁昇仙橋賊開門偽遁有終等帥兵徑入伏發官軍悉被殺有終緣渠而墜得免李

惠元之張思鈞郫州沙退保漢州既而賊由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率兵逆擊大敗之均

河人昇仙橋在成都縣北單騎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東西南三面賊出戰屢敗日

益消沮至是有終等入城均夜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遣楊懷忠追至富順監宋置今屬

叙州及之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枝梧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偽法物

旌旗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而流牛寬僭州張適連州以翰林學士

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字太素郾城人往安撫之

十一月張齊賢免

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四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

夏四月回鶻來貢

願助討李繼遷

六月汰冗吏

天下凡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為清

頒九經于州縣學校

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叔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

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

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

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莫若遣使密召諸將

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

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搖動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

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九月趙保吉反陷清遠軍注見前

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保吉都部署楊瓊汾州河人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

復攻定州宋置故城在今懷遠後周縣宋為鎮今又掠輜重至唐龍鎮在寧夏縣西南副都部署曹璨

以番兵邀擊敗之

武逼近西夏守之足矣
邊圍棄之足以啓寇資
勢較然不待智者而知
即以孤懸為慮亦惟繕
聯路以張犄角奈何不
倉亡舊寒之患而自撤
藩籬邪當日眾論紛如
楊億議主棄地誠書生畏
怯迂誤即李沆空壘而歸
說亦不免示弱後此靈
州失陷亦以無援憤事使
上起即從前命趨赴豈有
沈虞其宗轉悔不用沆言
見之左也

冬十月契丹寇遂城都部署王顯敗之

契丹謀入寇朝廷聞之以王顯為鎮定高陽關都部署王超副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壬午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字仲澤死之

濟知靈州謀輯八鎮即懷遠等鎮已沒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番部來攻濟被圍餉

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秋七月甲午朔日食

九月召种放為左司諫直昭文館

种放初對數語不過老生常談了無異人處及暫還復出即時恩寵素即頓墮處士虛聲不足憑信若此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召之放乃詣京師對于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教朝京師東封西

癸卯六年春二月以六谷酋長巴剌濟西涼州刺史以機之放不之愧王嗣宗字希既汾州人

知鎮戎軍宋置今平涼府鎮原縣是李繼和言巴剌濟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為六谷

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巴剌濟已為首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爵非順招討使

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巴剌濟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彊

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

夏四月副都部署王繼忠開封人與契丹戰于望都敗績契丹執繼忠以去

耶律諾郭

字延寧太祖母弟舊作奴瓜令改正

寇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

赴之至康村

縣在望都東北

與諾郭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與麾下

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

在保

定府清苑

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

此又一炭山在

今宣化府萬全縣西南

遼史歸化州有炭山謂之陁頭有涼殿即此非遼初建城于灤河上之炭山也

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後遂仕于契丹更姓名為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

復以張詠知益州

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

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六月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

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

聽卿去恕遂薦準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

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于吏理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

天文志南方鬼五星為天目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居諫署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前後章

西夏屢世叛降反覆保吉既死其機實有可乘邊將降招撫安之請自不若曹瑋之禽而郡縣之為深中竅要也使真宗早從其計何至他日貽西顧憂乃不審彼已妄思以恩招致遂聽其滋蔓日益鴟張元昊以後更不可制逼釀成邊患姑息之流弊豈直萌孽不去將尋斧柯已哉

李沆立身行已粹然無疵其學識亦出王旦冠羣上可稱當時賢相惟云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則未

疏凡五十有二續綱目作五十二卷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趙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已刺濟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死子德明嗣

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于是巴喇濟偽降保吉受之不疑巴喇濟集六谷蕃部合擊之保吉大

敗中流矢創甚奔還死于靈州境上子德明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保吉尚書令尋封德明

為西平王環慶宋以慶環鄯善乾五州為環慶路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

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

捕滅後更彊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

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丙辰震癸卯丁未復震

三月皇太后李氏崩諡明德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諡文靖

沆卒帝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邪贈太尉中書令時西

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王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邪沆曰彊敵外患足為警

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邪沆曰彊敵外患足為警

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冠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沆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

為人可位之在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冠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沆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

言居重位無補惟中上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則未